

# 莫用“历史真实性”去狂踩一部剧



天天娱评

师文静

具备史诗诗笔的大制作历史剧《军师联盟》刚播出就挑动起观众的神经。该剧以三国曹魏为切入点,展现了大军事家司马懿波澜壮阔的一生。剧中出现的“月旦评”“衣带诏”等历史词汇让观众了解历史的同时,神医华佗给司马懿之妻张春华服麻沸散“开腹取子”,建议曹操“动刀

开颅取出脑内风涎”的情节也让观众炸开锅了。网友惊叹,三国时期的医术都可以随便剖腹产和开颅了?“难道我们穿越了?”

太多网友抓住华佗“开腹取子”和“动刀开颅”的情节不放,大肆贬低该剧,大有“你披着三国的历史时间表,却不尊重历史”就应该被狂批,被批烂。这里面既有观众的武断,也有对艺术创作的偏见。其实,历史上华佗发明过麻沸散,但他到底做没做过剖腹产手术,学术界至今意见不一,而史书上关于剖腹产手术的记载在商以前就有了。依据这些史料,编剧

让华佗做剖腹产,其实是一种细节上的历史想象,是艺术的再加工。而华佗提议曹操开颅治病,用的则是《三国演义》第78回“治风疾神医身死,传遗命奸雄数终”的故事,并不是该剧的发明。虽然据历史考证,华佗开颅的可能性不大,但史书记载华佗确实提过开颅一事。

作为三国历史题材电视剧,《军师联盟》是一部艺术作品,能保证在不违反时代和历史真实性的原则下,写出这一时期人物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,就不应该算作写歪了,跑太偏。

打着历史剧的名号,当然要

反映历史实际的真实,但电视剧创作也允许编剧进行恰当的艺术加工,更好地塑造历史人物的个性,使之具有更强的感染力。从这一点来说,华佗让观众感觉“穿越”的这两个举动,按照艺术创作规律不仅讲得通,而且用得还挺妙。只要历史剧中的合理想象、局部细节改编没有过多地损耗历史的真实性,破坏历史剧的主体,观众大可不必太较劲。

艺术重于历史,还是历史重于艺术的讨论,体现在很多历史题材剧中。比如《芈月传》与《大秦帝国》对半八子,秦惠文王、张仪等众多人物和车裂商

鞅、诱灭义渠、武王举鼎等重要事件都有呈现,但是基于创作者的观念不同,这两部剧表现方式也大相径庭,一部是大众化、流行化改编,另一部则侧重历史的厚重感。再比如,有学者批评电视剧《雍正王朝》亵渎历史,主要是因剧中情节,特别是雍正的许多作为与《清史稿》有出入,但这部剧在艺术性上与其他同类作品比却又高出一筹。同样,小说《三国演义》“演义”了诸多历史人物和故事,但不妨碍它是一部经典之作,并没有人对其吹毛求疵。要探寻纯粹的真实,还得去读史书。



博物馆工作人员在布展。

## 三星堆文物菁华展启动

本报讯 (记者 师文静) 26日,铜戴冠纵目面具、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、铜人头像等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菁华,在山东博物馆开箱布展。6月28日至9月15日,《太阳的传说——三星堆、金沙遗址出土文物菁华展》将在山东博物馆展出,共展出精品文物140余件,很多是国家一级文物,届时来自三

千多年前古蜀国的神秘文化将一览无余。

三星堆、金沙遗址所代表的古蜀国文明与中原文明特质迥异,大部分器形如青铜人像群、青铜面具等都是首次发现,具有非常鲜明的地域特色,而其人像、面具、太阳、神鸟、禽鸟等主题,又呈现出与中原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色彩,非常罕见。可以说三星堆、

金沙遗址的出土文物填补了中华文化演进序列中的缺环,具有很强的文化艺术价值与观赏价值。



更多精彩内容扫码  
订阅壹点  
号属娱你

## 导演张杨济南谈新片热映: 这是我艺术上的“冈仁波齐”



本报讯 (记者 倪自放)

张杨执导的文艺片《冈仁波齐》正在公映。6月26日,张杨在济南与观众见面,谈到这部文艺新片受到欢迎时,张杨说:“冈仁波齐是神山,而这部电影就是我在艺术上的冈仁波齐。”

作为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,张杨曾拍摄了《爱情麻辣烫》《洗澡》《飞越老人院》等影片。新片《冈仁波齐》讲述了西藏腹地古村“普拉村”四个家庭,11个藏人从家出发,磕头2500公里去冈仁波齐朝圣的故事。张杨将《冈仁波齐》定位为用纪录片手法拍摄的剧情片,他说,相比之前的作品,此次最大的不同在拍摄手法,张杨用一年的时间跟着一组真实朝圣的队伍拍

摄,这种拍摄方法在华语电影中很少见。“《冈仁波齐》没有程式化剧本的概念。”在演员选择上,“掌舵人”、孕妇、老人、少年、小女孩、屠夫……几乎涵盖了朝圣途中各个年龄层面与类型。除了主题立意和演员阵容,该片不是一部可以“预设”的影片。

2014年是藏历马年,也是冈仁波齐的本命年,张杨选择在这一年里,完成他对电影的朝圣,影片2015年获得公映许可证,今年才进影院。“我是用苦行僧的方式,花一年时间跟着一组真实朝圣的队伍拍摄。像第一次拍电影一样,用纯真的目光发现,用哪怕笨拙的方法找寻。”说到这里,他还不忘谦虚道,“没有完美的电影,但在艺术上为自己设定一座冈仁波齐,坚定地寻找自己心中的电影神山,便已足够幸福。”

作为文艺片,《冈仁波齐》的市场前景并没有被看好,张杨说:“热钱都去了更商业、面向大众的电影。做这种艺术电影,你就得做好心理准备,别想着票房和挣钱。”不过因为良好的口碑,目前影片已经取得2000万元的票房,张杨称很欣慰,“真正的幸福就是做了你喜欢的艺术。”



## 获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

# 黄渤:一直在躲避票房“绑架”

本报记者 倪自放

### 获奖是成长的助燃剂

齐鲁晚报:离开电影圈两年,回来就拿了影帝,这次表演和你这段时间的休息有关系吗?在那之前,你主演的电影票房已经超过50亿。

黄渤:也没离开,其实从《寻龙诀》之后就想停一下,可能是有那种危险感,觉得自己老是一部部这样拍不行。我也不认为我有什么票房号召力,其实我前两年就躲了这事儿了,说你是“票房最好的演员”,这个东西会慢慢地绑架你的,变成一个挑戏跟衡量上不上戏的标准了,这就有点吓人了。我们的电影市场

有点着急,如果说“这个票房风险很大”“难讨好观众”,就不接这个戏了,就变成在安全的小框框里做一些无聊的事情了,这就没有意思了。

齐鲁晚报:从金马奖到金爵奖,你已经获得了华语电影里不少重要奖项。

黄渤:获奖这事儿啊,我说它是成长路上的助燃剂,让自己能够更加地兴奋起来,我觉得是好事。但获奖毕竟不是体育竞技,没有什么一加一必须等于二的事儿,没有必须获奖这一说。获奖也别变成目的,变成目的也会有点吓人。

### 年轻演员需要时间

齐鲁晚报:段奕宏在台上

跟曹保平导演调侃说被小鲜肉们抢了活。如今越来越多老戏骨因为热播剧集受到了大众关注,你如何看待小鲜肉的问题?

黄渤:年轻靓丽帅气不是个坏事儿,年轻演员在这个市场里是客观存在的,他能够有那么大的流量,那说明市场真的需要他的。目前出现的问题,我觉得跟市场急剧膨胀有关,不用担心,这些都会被慢慢地矫正过来的,年轻演员自己知道自省,努力地他会从一张白纸变成有实力的演员。

齐鲁晚报:这次获奖,评委的评语是,“他用极简主义的表演方式,完美地表达出了人物内心的复杂情感与思想”,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演方法?

黄渤:极简的方式完美表达,这是我的一个目标,这就像看高手过招,也没怎么着的,对面人就倒下了,能做到这样当然是最好。其实,就是不用那么多平时惯用的所谓技巧啊,歇斯底里也好啊,大悲大喜也好啊,简简单单地把生活里面提炼出来的东西表达出来。

齐鲁晚报:你在台上说演喜剧没出息,这次《冰之下》也不是喜剧,以后不演喜剧了吗?

黄渤:哈哈,我那是开个玩笑,演喜剧非常难拿奖,喜剧表演也很难的。但并不是说以后不演喜剧了,媳妇儿厉害就离婚吗?不,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。我争取把一百个哈姆雷特演出不同的状态来。